



#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1 年 3 月 26 日)

### 1、布鲁金斯学会：全球人工智能条约谈判的时机已经到来

3 月 24 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会长约翰·艾伦（John R. Allen）、副会长兼治理研究主管达雷尔·韦斯特（Darrell M. West）共同撰文《全球人工智能条约谈判的时机已经到来》。文章指出，随着人工智能（AI）、超级计算机、数据分析技术的兴起，将加速发动战争与交战的速度，国家安全的内涵与战争行为模式面临关键转折点。AI 技术将改变战争的本质及其特点，对人类构成新的威胁，挑战世界自由民主国家的道德观念。作者认为，目前需在 AI 和其他新兴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早期阶段就这些技术在战争中的使用原则进行全球协议的谈判。与二战后早期核武器、生化武器谈判类似，新的条约谈判应遵循以下关键原则：将人权、问责与平民保护等道德原则纳入 AI 技术为基础的军事决策过程；确保人类对自动化武器系统最终部署的控制能力；将 AI 技术排除在核武器作战指挥和控制系统之外；不无端采取传统数字手段或 AI 技术攻击各国关键基础设施，包括窃取商业数据、破坏电网、宽带及金融网络、摧毁医疗设施等；提高以 AI 技术为基础的武器系统的透明度；设立有效监管机制以确保技术

使用符合国际规范。作者指出，当前在技术先进的民主国家内部开展技术合作、积聚道德力量的呼声越来越高，希望就 AI 及其他新兴技术应用管理和道德行为达成新的规范，以增强与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威权国家谈判的道德力量优势。目前北约、欧盟及其它地区安全联盟正在就制定 AI 及其他新兴技术规范和政策进行磋商，这些规范需要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否则民主国家将面临自我限制而无法约束对手的境地。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techtank/2021/03/24/it-is-time-to-negotiate-global-treaties-on-artificial-intelligence/>

撰稿人：任怡静

## 2、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是否在主导全球创新？

3 月 24 日，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由乔纳森·普塔南姆（Jonathan Putnam）等知识产权论坛的撰稿人联合撰写的报告《中国是否在主导全球创新——论中国的专利申请补贴系统》。报告称，尽管中国正在成为创新经济领域中重要的参与者，其居民在 2000 年至 2018 年中的专利申请数量增加了 5400%，但中国的专利补贴制度所带来的专利申请并不能代表中国实际的创新。报告按照其他国家创新专利的投入产出比例模型，使用了自 2000 年起 18 年间的相关数据，计算了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中国实际投入到创新中的资源能获得的专利产出情况。结果显示，中国 2018 年的专利申请总数比实际创新产出高出 500% 以上。“专利出口”数量是创新质量

的重要指标，报告结果显示，中国的实际专利出口也小于预期。报告指出，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大幅上涨，但实际创新质量在下降。以电信行业为例，中国在 5G 技术上的国内申请数量是美国数量的两倍多，但专利出口率不及美国的一半。报告认为，如果没有补贴，中国确具创新价值的专利申请数量最多为现在的 20%。中国高企的专利率并不代表它已经赢得了全球创新技术竞赛。决策者应对中国所谓的创新主导地位保有怀疑态度。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6777-does-china-really-dominate-global-innovation-the-impact-of-china-s-subsidized-patent-application-system>

撰稿人：张昭璞

### 3、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美国战略重点的演变

3 月 17 日，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ECFR）联合主席、前瑞典首相及外长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发表文章《美国战略重点的演变》。文章对比分析了美国 2015、2017、2021 出台的三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其中 2021 年为《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INSSG），指出其在国际秩序、贸易、军事力量、区域优先事项、科技等领域表述上存在的异同之处，分析此所反映的美国战略重点的变化和延续。在国际秩序方面，美国逐渐从“仅仅美国”（America Alone）转向“美国与其盟友”（America and its Alliance），2021 年报告中，国际秩序的概念强势回归。在贸易方面，美国贸易政策逐渐

向内并具有防御性，全球性成分减少，唯一的全球性目标是与盟友共同改革世贸组织。尽管 2021 年报告不似 2015 年报告希望达成大范围贸易协定的议程的雄心壮志，但仍表示会对贸易问题十分关切，突出贸易“必须使所有美国人、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受益”。在军事力量方面，2021 年报告更为关注军控问题，在重申美国军事优势的同时，2021 年报告进一步强调使用军事力量是美国外交的最后手段。在区域优先事项方面，2021 年报告强调将避免陷入中东“永无止境的战争”，而把重点放在印太和欧洲。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是一项重点，不再像 2015 年报告一样“欢迎中国崛起”。在科技方面，2021 年报告强调技术成为能够形塑经济、军事等多方面进程的力量，网络安全成为美国政策的首要优先事项。此外，三份报告在民主、气候变化、传染病方面表述上也有所变化：2015 年相对乐观和自信，2017 年不给予太多关注，2021 年则体现出对一系列战略趋势的深切关注。

<https://ecfr.eu/publication/the-evolution-of-us-strategic-priorities/>

撰稿人：任怡静

#### 4、日经亚洲评论发布美中竞争及国际秩序专家访谈

3 月 25 日，日经亚洲评论发布专职作者关野干雄(Mikio Sugeno)和康森保（Ken Moriyasu）对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副主席、前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和昆西研究院东亚项目研究员蕾切尔·艾斯

普林·奥德尔（Rachel Esplin Odell）的访谈。拉塞尔称，安克雷奇会谈前，美国同盟友举行多轮会谈、通过经济救济法案、发放疫苗并采取措施应对种族问题，这些举措表明拜登政府正从军事、国际合作和经济社会各方面重振实力，并以此为基础同中国交往。中国人惯用的框架性对话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各国对华疑虑根深蒂固，希望美国寻求对华合作时保持强硬。如果中国希望以气变和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为筹码，换取美国在其领土和人权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让步，拉塞尔认为美国不应妥协。但他认为从中日之间的“政冷经热”和美中双边关系的历史来看，即便两国分歧无法解决，仍可能通过外交手段实现特定领域的合作。目前拜登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全面评估以明确哪些需要保留、哪些需要撤销是很有价值的与华谈判准备工作。奥德尔认为，不能说美国已经在对华问题上成功团结盟友，欧盟和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同美国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但各国对华相关行为有真实关切。鉴于在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生存性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奥德尔强调不应将中国简单描绘为敌人，这传递的信号会煽动民意、激化两国矛盾。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不应是阻止其经济发展和崛起，而需要使中国的崛起符合美国和世界经济利益，特朗普时期美国处理对华经济关系由于国内问题而没能奏效。在台湾问题上，奥德尔认为国防部高估了大陆在台湾问题上动武的意图。大陆希望看到的最佳结果必然是和平统一，但需要适应岛内民意变化的实际情况。

<https://asia.nikkei.com/Editor-s-Picks/Interview/Is-China-a-thre>

撰稿人：崔元睿

## 5、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应如何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竞争

3月23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了美国对华“一带一路”回应工作组的联合主任詹妮弗·希尔曼（Jennifer Hillman）和戴维·萨克斯（David Sacks）的文章《美国应当如何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竞争》。文章称，规模涵盖139个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推出的一个极具野心的外交政策，以促进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从理论上，“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区域和全球的经济增长，但由于其向不可持续的项目提供资金从而破坏全球宏观经济的稳定，增加国家债务负担，使一些国家与中国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因此其实际风险大于收益。在新冠疫情之后，中国政府将继续推广更精简、更具成本效益、以技术为重点的改良版“一带一路”倡议，因此美国决策者更应重视此倡议。文章指出，“一带一路”是中国填补美国势力真空的意愿和能力的鲜明体现。美国应一方面向中国施压，要求其改善“一带一路”沿线的治理标准；另一方面专注于自身的优势领域，与盟国、合作伙伴和国际组织携手以提供“一带一路”的替代性方案。目前，新冠疫情已使“一带一路”的可持续性受到了更多的质疑。因此，美国应对“一带一路”做出迅速回应，并使这种回应成为美国更广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https://www.cfr.org/blog/how-should-united-states-compete-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

撰稿人：张昭璞

## 6、《国会山报》发文称阿富汗或可成为美中开展合作的最佳地点

3月22日,《国会山报》发布华盛顿约翰斯·霍普金斯高等国际研究学院全球政策项目学术主任丹尼尔·马基(Daniel Markey)的文章《试验美中合作的最佳地点是阿富汗》。文章指出,虽然美中阿拉斯加对话凸显了两国间的“极为激烈的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但双方在一些紧迫问题上开展外交协调、信息共享等小幅合作是可能的。当前,拜登政府正在加快推进阿富汗政治框架建设以防止该国在美国撤军后冲突再起,而中国也意识到通过谈判解决阿富汗问题的重要性,这为美中合作提供了绝佳机会。在参与阿富汗问题多方会谈的五个阿富汗邻国中,俄罗斯和伊朗乐于看到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巴基斯坦虽难以独自促成阿富汗实现和平,但却具备拖延或破坏问题解决进程的能力。然而,相比美国,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更好。因此,中国对俄罗斯、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影响力能够降低相关国家对阿富汗各派系的支持、减少对和谈的干扰。基于此,文章认为,美中加强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外交协调或将有所收获。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尝试将为两国在竞争背景下的合作开创先例,有利于双方在气候变化、流行病、伊朗问题等问题上推进合作。

<https://thehill.com/opinion/national-security/544302-the-best-pace-to-test-cooperation-with-china-is-in-afghanistan>

撰稿人：许卓凡

## 7、塔斯社：拜登或因美国国内问题而需要激化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3月24日，俄罗斯塔斯社网站发表记者伊万·皮利希科夫（Iwan Pilshchikov）采访美国田纳西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烈·科罗布科夫（Andrei Korobkov）的文章，题为《专家解读：拜登或因美国国内问题而需要激化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安德烈·科罗布科夫认为，近日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导致与俄罗斯和中国关系急剧紧张的措施或是出于转移国内注意力的目的，包括国内对移民危机、大幅提高税收等问题的关注。在与俄中的关系中制造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利于煽动爱国主义情绪，从而提高总统的威望。从战略定位角度而言，美国不会完全会回归传统自由主义、干涉主义者的模式，因为目前其倾向于将中国定为主要对手，而将俄罗斯认定为军事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敌人。但美国的行为或将促进俄中合作，拜登需要在富汗、伊核等问题等上寻求与俄中的合作。科罗布科夫认为，目前美国外交回到了“传统自由主义、干涉主义者掌权轨道上”，其与外交有关的要职都由对俄持强硬立场的人担任，拜登执政期间“对俄制裁将只会进一步加强”。对美国新政府来说，对俄制裁将主要是政治因素，即阻止俄在某些地区扩大影响力。



<https://tass.com/world/1269741>

撰稿人：王欣然

## 8、《金融时报》：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难以落实

3月26日，《金融时报》网站发布专栏作家约翰·迪扎德（John Dizard）撰写的文章《对俄制裁——颁布容易落实困难》。美国应于6月2日前公布俄罗斯因违反《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所受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国际债券、股票价值和卢布汇率波动显示出交易商对美国预期制裁行动的紧张。围绕制裁行动，美国政府人士分为两大松散派别：强硬派希望借此惩罚普京总统及其支持者可能卷入的间谍、网络攻击行动等；来自外交和金融界的另一派原则上同意制裁，但担心制裁的落实及其落实后美国同盟友关系可能出现的恶化及经济金融利益受损。美国2018年对俄罗斯铝业寡头的制裁导致国际铝业市场波动；而对俄德“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制裁虽受得克萨斯州政客欢迎，但会严重刺激美欧关系。作者分析，经济停滞的俄罗斯外部财政状况仍良好，二级市场交易仍活跃，通过制裁强制撤资将进一步限制美国机构购买俄罗斯资产。尽管拜登公开对俄强硬，但作者认为其在金融方面仍会小心制裁。较难取消的制裁措施会压缩拜登与俄谈判空间。作者指出，制裁具有即时宣传价值，但长期效用尚不确定；且不应直接对重要的谈判对手普京施加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等制裁，避免将谈判推向僵局。

<https://www.ft.com/content/0d16212a-2d52-49f1-af5d-80e43d1>

be5b7

撰稿人：崔元睿

## 9、卡托研究所发文批评美式“投降外交”不切实际

3月23日，卡托研究所发布国防和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泰德·卡彭特（Ted Carpenter）的文章《投降外交（Capitulation Diplomacy）：华盛顿持续对他国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文章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政府总是在外交过程中向他国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试图迫使对手“投降”并驯服地承受屈辱。然而，即使冒着战败的风险，大多数国家领导人都拒绝接受美国的过分要求，这在俄罗斯和朝鲜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如今，拜登政府似乎有意继续维持此类外交行为。在对俄政策上，拜登政府重申奥巴马政府要求俄罗斯归还克里米亚的立场，但基于安全和历史方面的考量，俄罗斯决不可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让步。对上述要求的坚持不仅毫无意义，反而破坏了美俄间建立友好关系的所有可能性。在对朝政策上，美国历任领导人都坚持以朝鲜做出无核化承诺为开启谈判的前提，并通过不断增加的经济制裁、孤立朝鲜迫使其满足美国的要求。拜登政府不仅继承了这一原则，而且对朝鲜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事实证明，拜登政府的上述举动并未得到平壤的积极回应。文章认为，“投降外交”的失败表明美国领导人必须放弃这种做法，并采取更加现实的、具有建设性的外交战略。美国官员应学会在提出有限要求的同时，愿意做出相应的、实质性的让步。

<https://www.cato.org/commentary/capitulation-diplomacy-washington-keeps-making-unrealistic-demands-other-countries?queryID=af17dc806bc189d8b40ce6fd04bc5d11>

撰稿人：许卓凡

## 10、《起义报》：拉美应加强区域一体化抵御美中

3月22日，西班牙《起义报》网站发表了记者亚历杭德罗·马尔科·德尔庞特（Alejandro Marcó del Pont）一篇题为《拉美：中美之争的向量》的文章。作者认为，美中在拉美地区的竞争一方面发生在国家的框架下，强调国家、边界、领土、主权和对跨国资金流的控制；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框架下边界概念淡化，非政府机构、大型数字企业、跨国金融银行、犯罪组织、环保主义、女权主义或人权运动等作用凸显。近年来，随着拉美地区经济崩溃和政治支离破碎，在各个方面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尤其是在此次美中贸易争端中。与此同时，中国利用“软实力”确保了在拉美地区长期稳定的存在，包括签订各种多边协议、基建融资等方式。作者建议，拉美应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利用区域一体化带来的整体实力抵御美中的竞争，在国际秩序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然而，考虑到拉美大国在军事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形势，要想实现这个目标绝非易事。

<https://rebellion.org/latinoamerica-el-vector-de-la-guerra-ee-uu-china/>

撰稿人：王欣然

撰稿人：崔元睿、任怡静、王欣然、许卓凡、张昭璞

审稿人：王静姝、周武华